

山河相拥 云岫听风

□悠晴

三门峡大坝附近，高高山岗上，乡路纵横，隐匿着湖滨区高庙乡穴仓村的窑院。

6月3日晚，“唱响生态新湖滨 乐聚云岫好风光”活动在村里的民宿举行。

暮色漫过树梢时，我落脚云岫小院，方才读懂“云无心以出岫”不只是纸上诗句，而是眼前触手可及的人间光景。

我们来时，太阳正往山背后沉。窑洞顶上落着碎金，凌霄花的影子拉在白墙上，像时光在墙上慢慢写字。窑洞依山而筑，小院以岫为名，并不刻意雕琢——青草铺地，小桌几随意散落，蒲团席草而置，几只粗陶碗里盛着清茶，鲜果还带着凉意。一切都是“就这样放着”的样子，不多一分殷勤，也不少一分妥帖。

我找了张木椅坐下，忽然觉得身子轻松。不是座椅柔软，是那种被城市包裹的浮躁，被黄河岸边的草木静气悄悄卸了下来。

庭院里没有舞台。几个人走到院中，站成半圆，彼此眼神示意，人声响了起来——阿卡贝拉《火力全开》。低音如远山脉动，高音似林间漏光，和声在晚风里交织、散开。一曲终了，鼓掌响起。原来只有人声就够了，我们带着这副嗓子来到世上，却在城市里习惯了用器物替我们发声。

《太阳下山还有月光》响起时，天边霞光从橘红转为暗紫，像在伴舞。《就恋这把土》《女儿情》《自行车咏叹调》《画》《暗香》一首首流过，像朋友围坐时随口哼起的歌，没有距离，没有表演——山野那么大，大到能装下所

有的情绪；夜色那么深，深到能藏住所有的动容。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唱到《如愿》时，院中所有人都安静了。我抬头看了看天——云不知什么时候散了，露出几颗最早的星，仿佛也在听。

曲终，掌声不高，却持久。不是剧院的鼓掌热烈而规整，而是散漫、参差的，像雨点落在不同叶子上的声响。身边有人轻声说“真好”。这大概就是山野演唱会的规矩——没有规矩。

我们这一生，多少时候把自己活成了剧院里的听众——正襟危坐，等着生活给出一个该有的回响。可在这窑洞庭院演唱会，不必听出每个音符的含义，你只管坐着，让风吹你，让月色漫你，让那些声音从身上流过，就像河中激流流过石头。

陶渊明写下“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时候，大约也是这样的黄昏。古人逃的是官场樊笼，今人困的是水泥丛林。我们在楼宇间疾走，在车辙里低头，在屏幕间切换自己，偶尔抬头，连一朵完整的云都看不见。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不是要归隐，只是偶尔需要一个傍晚，把被规训的灵魂放出来透透气。

曲终音歇，走出庭院。晚上十点多，山间的夜，比想象的要深。走到开阔的坡地，抬起头的那刻，同伴指着头顶：“看，北斗七星！”我整个人怔住了——星斗满天，像碎钻撒在了深黑的绒布上。城市里很难见到这样的夜空，那里的星星总是被灯光稀释得三三两两，怯生生的。而在这里，每一颗星都亮得理直气壮。

星星高悬，它们在那里挂了千万年。星光本是沉默的，但它们好像也跟着方才的音乐余韵颤动起来。那些忽明忽暗的星星，每一颗都是一个音符，散落在无边的五线谱上，是即兴加上的花腔。

演唱会上的阿卡贝拉——没有乐器，只有人声。而此刻，星空也没有乐器，只有光。人声可以成为全部的音乐，星光可以成为全部的灯火。我们来到这世上，往往因为要得太多，才觉得处处不够。

我没有再抬头——有些东西，看过一眼，便不必再看，它们会跟着你，走很远的路。

城市还在山下的远处亮着，那里灯火织成密密的网，网住了喧嚣，也网住了星光。今晚的音乐也好，星光也好，不过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是山水，而是我们自己——那个被忘记很久的、愿意为一首歌出神的自己。

有一个这样的夜晚，让我们记得草木如何生长，风声如何分岔，星星如何在亿万年的孤独里，依然愿意为你亮上一晚。记得我们本来也是星尘，偶尔落在人间，不必活得那么着急。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我还会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为生活奔忙。但今晚的星光落在心里，不时悄悄亮起来：你曾经在一个叫云岫的小院，听过风，看过星，做过一个完整而自由的人。

身后，窑洞半隐在山坡里，像大地睁着一只眼睛望着星空。北斗七星依旧高悬，勺口朝着远方，不紧不慢，千年如一日。而我知道，有些夜晚，比一生还长。

母亲爱种地

□陈中勤

母亲今年八十二岁，年岁虽高，身子骨却依旧硬朗，田间劳作起来，精气神丝毫不让年轻人。母亲这一生最大的爱好，便是种地。一日不踏入田地耕耘打理，她心里便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些滋味。

站在田埂远眺，四季田地皆是盛景。春日里，一畦畦菠菜、蒜苗、生菜郁郁葱葱，青翠油亮，满眼生机；夏日间，一架架茄子紫得莹润，豆角绿得鲜亮，西红柿红得热烈，五彩果蔬缀满田间；秋日时分，一垄垄大葱、白菜、萝卜长势喜人，水润饱满，敦实茁壮，惹人欢喜。除了各色蔬菜，母亲还会在田间错落套种玉米、红薯、芝麻、花生等，四时更迭，田地从不荒芜，岁岁皆有丰收的喜悦与期盼。

母亲读过初中，年轻时在生产队担任记工员，是当年村里为数不多的识字人。这份学识与细心，也悉数体现在她的耕种之中。母亲种地从不不是随意而为，凡事皆有规划。她会提前整理地块、合理规划布局，顺应时节栽种适生的作物。选种时，她精挑细选优质高产的良种；施肥时，她讲究科学多样，农家肥养地固本，复合肥

长效增收，叶面肥应急补养。整地撒基肥、播种施种肥、生长期追补肥、长势偏弱时喷施叶面肥，每一步都有条不紊，悉心周全。母亲常说，种地要沉下心、俯下身，把庄稼当作孩子般用心呵护，真心待土地、待禾苗，土地便会用累累硕果回馈于人。

每每望见母亲佝偻的身影在田间忙碌奔波，我的心底总会泛起一阵酸涩。我无数次劝慰母亲：“妈，您年纪大了，别再操劳了，好好歇歇吧。”母亲总是淡然一笑，温和却坚定地回：“我身子还硬朗，能干就多干几年，哪天实在干不动了，自然就不种了。”

母亲吃苦耐劳、倔强不服输的性子由来已久。早些年，家境贫寒，父亲家中负担繁重，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小家生计，日子常常捉襟见肘。母亲从不向父亲伸手，家里的半大开销，全都靠着家中几亩薄地支撑。白日里，她扎根田间，除草松土、施肥打理，不曾片刻停歇；夜幕降临，微弱的油灯之下，她依旧忙碌不停，剥玉米、摘豆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有忙不完的农活。

母亲将田间收获的粮食、新鲜的蔬菜挑到集市售卖，一点点积攒收入，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衣食温饱、日常花销，皆是母亲一锄一镰辛苦换来的。除了勤恳种地，母亲还养鸡、喂兔、养猪，想尽办法补贴家用，凭着一双勤劳的双手，硬生生把清贫的日子，一点点打理得安稳富足。

时光匆匆而过，母亲的身姿已不再挺拔。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早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陆续走出乡村，定居县城生活。按理说，操劳一生的母亲终于可以放下农活，安享清福了。可一辈子与土地相伴的她，始终闲不下来。每天母亲都会徒步六七里回到那块她种了几十年的地里，精心侍候她的秧苗。诗人艾青曾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深深懂得，母亲对种地的执着与热爱，早已刻入骨髓、融入血脉。母亲一生扎根乡土，眷恋土地、耕耘土地、依靠土地。无论岁月变迁，无论身在何方，母亲的根永远深深扎在这片养育她、成全她的土地上。

香樟的怀抱

□俞俊

单位的东门，正对着人民路。路的对面，是悠悠流淌的凤城河。

这是一条被时光格外眷顾的路。路两旁栽满了香樟，巨大的树冠向四面八方舒展，茂密的树叶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每日上下班，穿过这条由香樟树搭成的绿色隧道，无论是清晨迎着光走，还是傍晚披着霞归，总有一条路踪，悄然相伴。日子，在日复一日的穿行中，变得柔和而安宁。

当杨柳抽出嫩黄的丝绦，当迎春花迫不及待地绽开金黄的笑靥，当整条凤城河、整座城市都沉浸在一种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氛围里时，香樟却选择了一种背道而驰的方式来迎接春天。满树的叶子，黄的、红的、绿的、棕的，纷纷飘落，叶片被抽干了水分，干燥、卷曲，在路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发出清脆的响声，恍惚间，竟有种走在深秋林间的错觉。仔细看枝头，老叶脱落的地方，一个个崭新的，更加鲜亮油润的嫩芽，早已蓄势待发。密实的叶片间，细小如米粒的黄绿色花朵正拼尽全力地释放香气。香气清冽、沉静，带着一丝丝草木的涩和一种类似樟脑、薄荷的“提神洗心”的味道，拂在脸上，钻进心里，一整天的忙碌与烦忧，似乎都被涤荡得干干净净。

夏天，这条路便成了全城最奢侈的所在。烈日当空，别处的柏油路被晒得发烫，腾起扭曲的热浪。唯独这里，浓密的樟叶层层叠叠，交织成一把巨大的天然遮阳伞，将毒辣的阳光筛成一地细碎闪烁的金斑。走在树下，暑气顿消，周身都被清凉包裹。风从水面吹来，带着微润的水汽，穿过樟树林，送来一阵又一阵凉爽。年轻人谈恋爱，常来“轧马路”，从头走到尾“逛”几个来回，意味着从相识开始就一直并肩携手，所以成了当地人心照不宣的“情人路”。

秋天，樟树是不落叶的，只是默默地用更深的墨绿，为萧瑟的街景留存一抹生机。冬天，当别的树都变得光秃秃，只剩伶仃的骨格时，唯有它们，依然撑着一树冠的浓绿，在寒风中挺立。下大雪了，有积雪落在叶片上，绿与白相映，煞是好看，有一种“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韵味，却又比青松多了几分人世的温和。

起初我不认识香樟。有一年和诗友们到浙江采风，听到了香樟树陪女孩出嫁的故事。古时候，在浙江，谁家若有女儿出生，家里人就会在院子里种上一棵香樟树，等女儿出嫁时砍下，做成一对箱子作为嫁妆，寓意“两厢厮守”。所以香樟树又叫“女儿树”。香樟木做成的箱子装满女儿的嫁妆，也装满了父母无言又最深情的牵挂。

知道了这个故事，再看香樟树，便有了人间烟火的情感投射，蕴含了扎根于土地、绵延于光阴的深情。

每当下班，走出单位，汇入人流，走进绿色的长廊，夕阳柔和的光线，从叶缝间斜斜射下，在地上拉出长长的、晃动的影子。一路香樟，一路寻常景致，却以它横贯四季的温柔，拥抱着我，也拥抱着每一个形色匆匆，却依然热爱着生活的人。

收音机的回忆

□张雁群



小时候，没有课外书可读，没有电视可看，收音机便是我童年里唯一的慰藉与乐趣。

那时家里兄弟姐妹多，家境清贫，连一台像样的收音机都没有。好在各家各户都装了小广播，虽说只在固定时段播出，却牢牢牵住了我的心。每天中午十二点的小说连播，是最期待的时光。我听过路遥的《人生》，听过《夜幕下的哈尔滨》，也听过《她的代号叫白牡丹》。小广播还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准时的清晨闹钟，每当《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我们便赶紧起床、洗漱，整理妥当，准时去上学。

可小广播不能全天播放，也无法随身携带。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收音机——便携、能自由选台，想听什么就听什么。每每看到村里人捧着收音机，听着戏曲、放着歌曲，我心里满是羡慕，拥有一台收音机的愿望，也愈发强烈。

后来，酷爱钻研无线电的大姐夫，亲手为我们组装了一台收音机。木质的外壳，开关竟是用墨水瓶盖做成的，音质算不上好，可在我们一家人眼里，它比什么都珍贵。我和哥哥姐姐每晚都为选台争个不停，都想霸占这台宝贝。好在下午放学后不久，我总能独享片刻时光。年纪尚小的我，格外钟情《小喇叭》和《星星火炬》，每当那稚嫩的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响起，我便满心欢喜。曹灿老师讲的《猪八戒吃西瓜》，是最爱听的故事，后来读《西游记》才发现原著里并无这一回，却丝毫不减我对它的喜爱。

再后来，家里条件渐渐好转，我们终于买了一台真正的收音机。随着年龄增长，哥哥姐姐也不再和我争抢，我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独自聆听。小说连播依旧是我的最爱，不少电台晚间八点半左右都会播出。袁阔成老师的《三国演义》、单田芳老师的《三侠五义》《薛刚反唐》、赵文林老师播讲的《萍踪侠影》，都让我听得如痴如醉。我

还常常把听来的故事讲给同学，他们也听得入迷，即便我的讲述远不及大师精彩，却丝毫不影响大家的兴致。

后来电视渐渐走进千家万户，我却始终对收音机情有独钟。我爱上写作，大抵也是童年时听收音机耳濡目染的缘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对文学的热爱正浓，常常夜半灯下伏案写作，怀揣着文学梦把一篇篇文稿寄往远方，即便大多石沉大海，也从未放弃。

那时我最爱郑州经济广播电台的《石曼信箱》，每天中午准时守候。我曾把自己的感悟写成文字寄给栏目，没想到竟被播出，还收到了听友的信，让我满心欢喜。后来听说栏目出版了一本《无名记者和他的苦恼朋友》，我一直想读，便托在郑州读大学的女同学帮忙购买。她跑了许多地方都没买到，我满心失落，好在她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把这本书寄到我手中。捧着带油墨清香的书，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心里甜得像灌了蜜。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文学栏目《青青芳草地》，也是我的挚爱。我的散文《十八岁的联想》第一次在电台播出，虽只是节选，已让我欣喜万分；后来《春》全文播出时，恰逢朋友来访，听到我的文字从电波里传出，朋友满是羡慕，我更是满心得意。

2013年，我因车祸住院，眼睛受伤，无法看书、看手机，便让妻子买了一台小巧的收音机，靠听广播打发难熬的时光。出院回家后，我爱上了当地电台的文学栏目《华灯初上》，便把自己的文章发给台长范江华。文章播出后，我央求她把录音发给我，存进手机或收音机的内存卡，随时聆听，能在电波里听见自己的文字，于我而言是无上的荣光。

收音机，承载着一代人沉甸甸的岁月情怀。尽管时光飞逝，可那些被收音机陪伴过的日子，那份刻在心底的怀念，永远不会消散。

我和对联的故事

□李鸿雁

小时候看电影，影院舞台两侧，嵌着水泥雕琢的凸起大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每看电影、看戏，这八个字总映入眼帘，经年累月，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除此之外，过年贴对联，是我年少时最深刻的年味记忆。父亲略通书法，虽非专业手笔，却也工整耐看。自打记事起，我便知晓，辞旧迎新、过年守岁，总要贴一副春联，装点年味、祈盼新岁。

为了写下这篇文章，我特意翻阅资料，整理出几副当年广为流传、颇具时代特色的经典对联。其中，有彰显风骨与担当的经典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为家国壮志抒怀的豪情笔墨；有为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还有贴合时代发展、朴实奋进的对仗佳句；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农业生产蒸蒸日上；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

当时各行各业的宣传标语、劳模事迹宣讲，大多以对仗工整的句式呈现，俨然一副副通俗生动的对联。像“身在小茅屋，放眼全世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皆是两两成对、工整对仗。

那时的我们，只将这些统称为口号，如今细细回味，大多是格律工整、意蕴鲜明的对联。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处处浸润着对联的韵味，这份潜移默化熏陶，也让我早早对对联有了朦胧的好感与深刻的印记。

而我真读懂对联，喜欢上对联，始于1982年。那年我加入农村工作队，同行的农委干部名叫王明炬，我一直尊称他为王叔。驻村的三个月里，我们每日徒步奔走在乡间村落之间，朝夕相伴。行路之余，王叔常常为我讲述对联的种种趣事，从各行各业的行业联、妙趣横生的谐趣联，到古寺雅院的寺庙

联、亭台楼阁的传世名联，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我听得兴致盎然，沉醉其中，彻底被对联的精妙与底蕴打动，心底的热爱被彻底点燃。工作队结束临别时，王叔赠予我一本《对联趣话》。我如获至宝，反复品读、细细揣摩，时常翻阅把玩，爱不释手。自那以后，我便养成了搜集对联书籍的习惯，每逢逛书店，只要遇见家中没有的对联相关典籍，必定毫不犹豫买下，潜心研读。

四十载岁月匆匆而过，当年王叔在乡间路上讲给我的那些对联，大半还历历在目。可后来我从书本上读到的诸多对联，大多却印象模糊、记忆浅显。看来年少人心的熏陶，终究最为绵长深刻。

有几副对联，更是刻入心底、终生难忘。一副是旧时打铁铺的行业联：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寥寥十字，画面感十足，将匠人清贫坚守、淬炼匠心的模样刻画得淋漓尽致，质朴又动人。还有广为流传的苏小妹新婚试夫的趣联：闭门推出窗前月，投石冲破水底天。动静相生、意境悠然，尽显文字趣味与才情。

更有一副长联，我铭记数十年，时常与人分享品读：上联“洞庭八百里，波滔滔，浪滚滚，宗师由何而来”，下联“巫山十二峰，云茫茫，雾霏霏，本院从天而降”。山壮水阔、气势恢宏，对仗精妙、意境高远，让人叹服文字之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出差到福建泉州，游览当地景点时，偶遇一副传世名联，只匆匆看过一遍，便念念不忘、根植心底。那便是泉州开元寺的经典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此联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撰，近代高僧弘一法师补书题写，寥寥十二字，道尽泉州千年文脉与烟火底蕴。

风和角粽香

□琦菀

静谧的初夏傍晚，我在南窗下读到唐代诗人姚合的一首诗《夏夜宿江驿》：“竹屋临江岸，清宵兴自长。夜深倾北斗，叶落映横塘。渚闹渔歌响，风和角粽香。却愁南去棹，早晚到潇湘。”

诗人临江露宿的时候，正是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在包粽子，幽静的夜晚，风柔清和，到处弥漫着粽子的甜香，那是家的味道。此时，诗人的心里因为这清美幽静的夜晚和甜蜜的粽香并没有旅途的疲累孤寂之感，反而是安定清恬的，以轻松乐观的心情欣赏途中的风景。

品读着诗中的字字句句，不禁想起一些有关粽子的旧事。南窗的窗子半开着，夏日傍晚的微风清朗朗，吹来片片往事，带着甜甜的味道。

十多年前，也是这样幽静清恬的夏日傍晚，我在公园里散步。月季花开得热热闹闹的，一位阿姨正在红红的月季花旁整理一堆细细长长的绿叶子。

我看着她好奇，就向她打听做什么用。阿姨笑着告诉我，热水里烫一下，用来缠粽子。说着拿起一大把要分我一些。

甜甜的粽子是我喜欢的食物，但我从来没包过粽子，薄薄的粽叶包裹住很多小小的米粒，又要放入蜜枣、葡萄干等配料，还得包得有棱有角，在我看来，简直是在变魔



题字：邵玉铮